

論語釋解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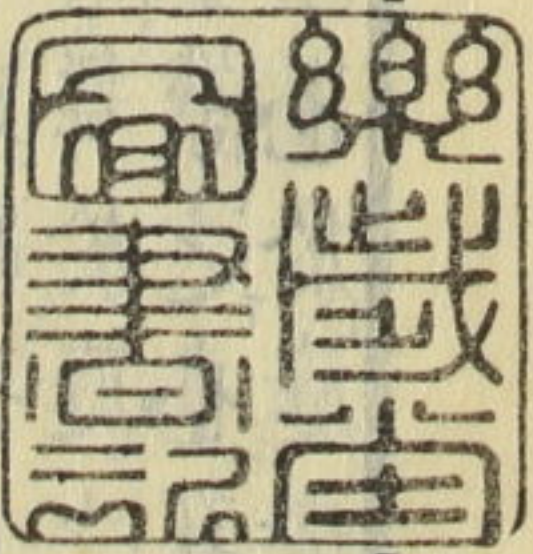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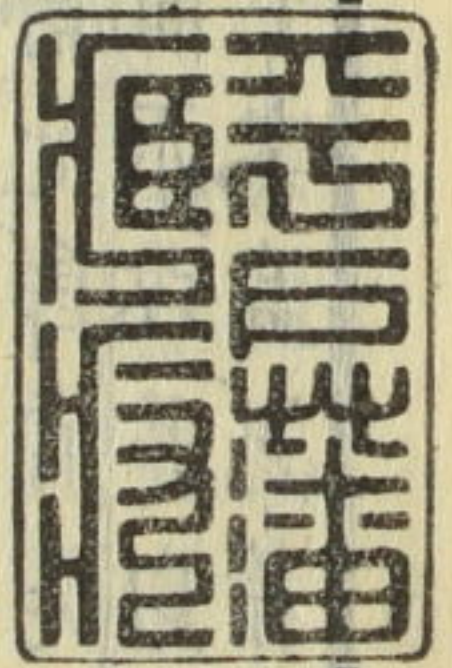
□ 12  
917  
5







論語繹解卷之二



日本 平安 皆川愿伯恭學

八佾第三

此篇本於前篇子貢言恭儉讓以作之者也夫  
子之恭儉知禮之本而讓又君子之所尚於禮  
者也當時禮樂廢壞上下亡倫之世而夫子獨  
學究三代深達禮樂之源足以矯正其弊俗而  
又有志焉然而夫子身未嘗失其道一以恭儉  
讓處之也凡二十六章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季氏魯宗卿三家之一其先出於公子季友而當孔子之時季氏之家最擅威權僭舞行列也八佾八八六十四人成行列以舞也其所舞者蓋萬舞也左傳隱公四年初獻六羽始用六佾蓋從衆仲之言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用四也觀此則魯初萬舞唯用六佾至於三桓祭桓廟於其家乃始僭天子用八佾故夫子譏之也毛奇齡曰季氏與三家同僭八佾亦同僭雍徹然其僭之故由祭桓廟桓廟之僭由祭太廟太廟之僭由祭周廟即出王廟以魯爲宗國當祭文王爲宗子所自出之王故舞佾歌雍因雍詩有文考文母本爲祭文王所作詩也乃周公宗子宜配出王故同用斯禮而其後群公遂起而僭之此因宗子祭所自出而後竟以祭出之故僭及太禘誤皆由此按此說近得其情實者又按左傳昭公二十五年將禘於襄公萬者二人其衆萬於季氏臧孫曰此之謂不能庸先君之廟此即當是八佾舞於庭之事而後世桓子康子因而不改是以夫子譏之也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十字蓋記者之語也於庭者謂其

無所隱諱而爲之於家廟庭衆所同觀之地也是者指八佾之僭天子者也忍者謂其義當決遣而尚居事之也

此與下章首先列當時魯宗臣驕奢僭失夫子譏之也稱姓曰孔子者以對季氏之事故亦從公稱也季氏不斥其人而以氏稱蓋譏評其所世襲也言雖先世所僭而其子孫心明知其非則直改之可也乃猶曰忍之則可忍也未可太也於僭天子之禮者尚以此言則不知其不可忍者更爲何物宜乎其逐君而安之也愚按魏高貴鄉公於司馬昭晉庾亮於王導晉崇德太后於廢帝並皆用此語而言之忍字皆爲容忍之義並皆誤解也若以爲夫子謂其僭妄當罪而

僭  
三  
又  
三  
三  
三



祖依子子  
祖皇小禮  
今記云云

發之則不知此語對何人告之也且當時三桓之強雖以其君尚不能制之况夫子之不得其位者乎言之無益者君子不發之也言之無由者君子不出也故曰國無道則卷而懷之然乃如高貴鄉公自以其輕躁之見視夫子遂以其寡謀奮擊之鬪為聖人之義因以自速其禍蓋不善解經之過也

○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

三家之堂

三家魯大夫孟孫叔孫季孫之家也雍周頌篇名徹祭畢而收其俎也周禮樂師職

云及徹帥學士而歌徹鄭玄謂歌雍此蓋天子之禮也今三家僭禮而用之相相禮也辟公王之大臣之尊稱也穆穆天子之容蓋以其氣志深奧而外貌致靜穩之意也

三家者以歌雍徹其俎孔子引其詩以譏其僭雖於其辭義亦無所當也詩意言相禮有辟公則天

子得成其穆穆之美而皇考亦綏之也孔子因謂

三家之以此詩者奚取斯義於三家之堂哉已上

二章乃皆三家禘嘗於其家廟之僭禮也而必待

其舉斯一事而徵之者蓋所以見三家亦非難知

其義者而不能改之罪也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人而者猶云人

而其為人也蓋於人中揀別取之之辭不仁者季氏之忍之類是也

此乃以禮樂之用原之其人之德而以論之者今

次三家僭禮而置此者蓋以見彼用其禮亦無益

也夫仁義者人道之所在也禮樂者輔仁之具所



以正已而化人者也人而不仁是已不能正也則雖欲化人而不從雖有禮樂將安所施故曰如禮何如樂何也

○林放問禮之本子曰大哉問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禮制於先王者大經而已唯用其禮之義以施之行事者君子之所貴故日禮之用而今林放乃問所可得用之本也林放魯人也奢者過耀人以張大也儉解見前易者能至之不失如常也戚者謂氣色俱作不舒也

此夫子語禮行於人之本者蓋以前章言仁而後始能得禮樂之由而此因更明仁則儉矣是為本乃可以用禮也林放問禮之本者乃問其末節所

由生之本蓋欲知其本而執用之以兼舉其末者也夫子大其志而嘉之故曰大哉問然禮之為物至重矣雖夫子難以自專答之故其答辭未敢直曰禮之本儉也姑假與寧以發之乃所謂遜以出之者也喪非林放之所問而并帶言之者蓋居喪以戚為本其義易知者欲依以明儉實為禮之本故并及之令其自喻之也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東方曰夷西方曰狄夏者大也禹受舜禪易虞為夏而當時多與夷狄通而其國號之稱洽於四方因遂為禹畛中土之通稱至周人仍因循有時亦以為自稱如書康誥云用肇造我區夏即是也然亦以其文字兼有寬假萬物使生長



之義用此以為義稱如此諸夏乃亦指其中土之諸邦者也

此見當時諸夏奢侈相高僭越過甚不啻魯然也  
夫子歎其蔑上而無臣下之義言之也言夷狄或  
反謂有其君而不設僭妄踰越而不至如諸夏之  
蔑亡天子及國君也

○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對曰不  
能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  
族祭帝也泰山五嶽之宗在魯地古者虞帝巡狩天下登於泰山旅祭上帝焉而周亦有此禮周禮太宗伯職曰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典場職曰旅上帝掌次職曰王大旅上帝則旅為祭帝之名者明矣夫子言泰山者蓋古人祭帝必有所配祭蓋因之以祀求其虔誠之達也旅亦因泰山之神為主以致于帝者故先言以泰山也冉有孔

子弟子名求時為季氏宰救者謂於所欲失而收復之也不如者猶云或不至如此也與比較言者有小異學者當詳辨之

此見季氏之奢乃儉之反也季氏世僭效天子之禮旅祭於泰山夫子欲冉有救止之故謂之云爾也弗能救與者以冉有當為季氏告其不可而以救止之而問其力或不足救之與否也不曰諫而曰救者蓋季氏世行此僭禮非余始有之也夫子之歎所以曾謂言之者亦譏季氏先世始作此僭妄者之辭故也林放知禮之有本而問能及之者今舉設以作言者言豈以泰山之神為饗其祀則



福之而不必究其禮意之所本者乎林放當夫子之時之人也而夫子欲擬其始僭者之意以言之姑假於近者故言林放矣

○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也爭者作相拒於其所來入之稱也射禮也升升堂也他禮皆有東西階而敵耦分行以各由其階升降唯射禮上下射其由西階相並以升降乃所云上射先升三等下射從之中等者即是也下射也上射以大夫若尊者下射以士其射時上射先於下射而射後升飲之時不復以上下射作先後而唯以勝者先升不勝者從之而飲其解矣故賤者或先於貴者情不能安則禮雖當先升而必讓之貴者而貴者亦以禮之所不可而必升下射於是互相推讓不已則是為上下射爭於讓者矣此反前義以明君子之尚讓也當春秋之時諸夏

奢侈相勝諸侯不自足其禮而僭於天子大夫不自足其禮而僭於諸侯僭於諸侯而不足以勝則大夫遂又僭天子季氏之八佾雍旅亦所以與齊晉陳宋之諸國相爭誇者是故禮之本儉奢之本爭編論語者前已舉夫子之語以明禮之本故今因又欲遂去夫奢之本歸之於讓而次以此語也此全章之義乃夫子極言君子無所爭也必也以下乃更又言其有所爭者欲反益見其不爭之極故舉之矣必也射乎者猶言若欲言夫必字也其唯於射禮有難言之也上射雖貴而如其射不



勝則先升其下射而飲，解而下射不敢，則爭讓其爭也。君子者言射禮已有此，必當相爭之一節而爭也。今求其行斯禮相爭之人，乃君子之人爭之矣。故不爭難言，必矣。蓋動以其禮者，未有非君子者。故曰：其爭也君子也。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詩逸詩蓋夫子之刪正未定之前有此辭而子夏學之問其義也今詩衛風碩人篇有上二句疑即此詩而無下一句者蓋此雖佳而或別有所礙全篇文意故夫子刪去之也巧笑者謂見人為解顏含笑以迎之也倩者稱其情貌之辭謂其所發能會適人意以承之也盼者謂其眸子明

徹也。素者先治絲使潔淨光澤以待受采謂素之也。後世熟絹稱素者亦是此義也。絢者謂采深之色。祭然分明成輝映也。兮者語有所稽之辭也。詩意言凡美其容色者既好其巧笑則又及其美目矣。吾當先治其素以謀為之輝絢也。蓋美目比素巧笑比絢以言之也。繪者畫采相加以成其文之稱也。後素者謂後於素之功也。素蓋以喻忠信也。起予者句。

此章子夏所發詩義與前如禮何者其所旨正同而詩義則又足以誦之矣。故此錄之也。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與後素以為絢者不相接是以問之也。而夫子答曰：繪事後素者蓋巧笑比繪美目比素功也。子夏因夫子所答而遂悟禮亦猶夫絢繪之類然則此亦當先力治其本而後言禮也。遂復問



以質之也。夫子嘉其取義善得詩意，又以為所未嘗思到者。今因子夏之言，始悟之，猶寤而起矣。故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杞國名夏

後宋殷之後皆周封為諸侯而各行其先代禮樂文者謂含義以著乎象者也。獻與憲通。詩獻獻令德中庸作憲。憲者設軌則以率之者也。文憲者禮文之憲也。徵者謂選引以合會之其要也。

此以見夫子平日語禮又有所不言，蓋為後有禘之說之章先發之也。禮蓋有古所不言而可以義起者，此須彼此禮文有所相徵證而後始得知其

旨所在以定之。義憲然後用其義，憲起古所未言之禮焉矣。是言禮者之所以尚徵也。吾能言之者，言吾能推言之也。杞宋不足徵者，言杞宋雖夏殷之後而去古已遠，流風遺俗幾乎盡矣，故雖已能推言其禮而獨以杞宋所存之禮不足選引以合會之其要，是以不敢言也。文獻不足故也者，言雖或有一二可徵者，欲見其禮文之憲而不足，故謂之不足徵也。不足徵者，猶云不足於徵也。足則吾能徵之矣者，言不則今杞宋之禮吾盡知之矣。如有其禮文之憲可以足於徵，則吾能徵之以言之。



禘王者大祭也

論語集注卷之二

也按此又夫子闕疑言其餘之事矣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灌與裸同

酌鬯始獻尸也祭統說禘曰君執圭瓚亞裸既灌即謂此也祭統又繼之曰及迎牲又曰及入舞據此則禘自既灌而往者蓋有迎牲升歌入舞之事祭統又曰夫大嘗禘升歌清廟下而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樂也康周公故以賜魯也據此則夫子所不欲觀者即升歌八佾大夏之類是也然祭統曰昔者周公且有勳勞於天下周公既歿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所以勳勞者欲尊魯故賜之以重祭據此則此固成康所賜伯禽者成康賢矣伯禽賢矣以賢天子賜賢侯而夫子不欲觀之者蓋亦有其說在焉按中庸言宗廟之禮曰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以此文求其義蓋宗廟以下皆當以爵獻其皇祖並照其昭穆之次以行其父祖之禮而奏其父祖之樂以獻之故初所用八佾大武乃當文王之尸之所特奏而及群公之獻大夫

之獻皆不當用之者而當時不顧忌並用天子之禮故夫子不欲觀之也後儒往往不得是解而輒歸罪于成康與伯禽者可謂麤鹵失之矣又按先儒說禘有數禘一曰大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乃國語及祭法所云周人禘嚳而郊稷是也一曰吉禘春秋閏二年吉禘于莊公即禘祭名稱禘也一曰是時禘即祭時祭之一王制云春禘夏禘祭統亦云春祭曰禘夏祭曰禘而郊特牲與祭義則皆云春禘而秋嘗然總之皆時祭名也今按三禘本是一祭唯以其分見諸書所說不一故後世驟讀似是三事而共一名者爾蓋禘嘗之名唯天子諸侯稱之故中庸繼其下云治國如示諸掌其已言治國則其唯天子諸侯其時祭稱曰禘嘗而大夫以下不可稱之者明矣而禘之名唯於周魯及杞宋之國稱之蓋其名本起以祖配帝之義故也是故凡禘必在大廟如魯大廟亦祖周公後世祭周公本之其所自出而周公又配出玉因遂有禘之名爾是以中庸前言春秋後言禘嘗而禘嘗則與郊社之禮並稱可見春秋禘嘗乃所謂重祭大事者矣然後儒動有三禘之說者率據春秋所記一公率一禘遂以為此別一太祭不與

論語集注卷之二

七



四時禘嘗同者豈知春秋常事不書而其所書皆書其失時異常者故爾僖僖見一禘而其實乃歲歲皆祭以仲春經以其常事不書之爾非別有一大祭名禘也至如閔公二年吉禘于莊公是直因除喪之吉祭遂行禘禮者故書之日吉禘也如昭公十五年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乃亦以其不於大廟特書之也或有以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則魯不宜每歲事於大廟者殊不知彼言立廟之數不過此制而非言祭不及之謂也乃親盡而祧者亦非此後廢去之謂也既祧則於大廟合祭之而不特祭之謂也且郊與禘並大祭而外內相比重故祭統曰外祭則郊社是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而詩魯頌曰春秋匪懈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騂犧是饗是宜處此郊祭春秋舉行之意有大廟禘嘗不舉行之理哉是以余斷三禘曰是一祭而諸儒分之為三耳

此夫子為魯禘之失其禮而微言也蓋魯禘禮其未灌之前尚未見其有僭禮之失故夫子無所厭

於其觀焉而及至其既灌而往者魯先君之祭竝皆僭用天子之禮是以非敢不觀之而其心則不欲觀之矣也

○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說者謂物得其解之所由也示與視同

禘之說者即先王以其祖配天祭之之說也子曰不知者乃以魯禮不足徵是以不敢言也知其說者以下亦微言也於天下者謂於天下民治當然之條理也指其掌而曰如示諸斯乎者言可以包舉而盡其詳也蓋禘之說者禮之至重而大者而



凡禮之大義皆興乎此矣故知其說則天下之事無巨細大小併皆可以其說之義發之制度也今據中庸所言推其義禘以其祖配之天為本昭穆子孫不失其次而各致其敬於皇祖為義禮之親親賢賢貴貴賤賤及喪祭之節皆無不以此為準者故夫子之言云爾也其說詳見於中庸釋解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祭謂祭祖

父母也祭神謂祭山川之神之屬也古有侍祭與祭之別侍祭乃後世陪祀之類是也與祭猶與射即其身有所當祭而往祭故可通上下言之也禮七世而親盡盡則其神已當不與祭而宗室之祭衆族會祀一堂則必有與此不與祭之神相接之事夫子以此言之也

此前十十章太抵以魯公室及三桓祭祀之僭禮與夫子儉讓之義相反映以成編次以明彼用禮之失其本矣而此與下章乃又著夫子祭祀之所為本旨所以益明彼二者之違悖者矣祭如至神在蓋古語其旨即中庸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之說也魯人之禘祭其皇祖而僭襲其禮樂是不如在者矣季氏之旅事於泰山而侈擬天子是不知神在者矣下夫子之語乃因上之所言推轉以發其義也與祭謂已與在其祭者之列之神也不與祭謂已不與在其祭者之列之神也如不祭者



如不祭之時也蓋不敢瀆神且以別於祭之者之禮也

○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何謂也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

王孫賈衛大夫媚者謂行依彼所好而不之違者也

問意蓋言與貴而遠竈卑而近故與其求之深遠不如求之卑近之易達也朱熹云竈雖卑而當時

用事喻自結於君不如阿附權臣也賈衛之權臣故以此諷孔子此說得之矣賈之問辭不及天而

夫子特言天以斷其言之非是者蓋明諸祭之要皆歸天故苟不惠迪者不唯無其益而反受其禍也前季氏之旅魯人之禘並皆昧於斯義者故編者錄之於此欲以彼此相發其旨也

○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

監者謂視之準也二代謂夏殷也郁郁者謂其文理互相合映也按此語據中庸所引雖語稍有異同而要之此當是與祀宋之章一時之語而編論語者以其有立一篇肯之意特分出之也

此以見夫子達周禮非不知禘之說者也且為下章或謂不知禮預為之解也言周人制禮則監夫二代之禮成祀宋文獻不足者務使其義文理互



含極其條達郁郁乎文之矣周禮之足可憲章也  
如此若有問於三代之禮何從吾當從周也

○子入太廟每事問或曰孰謂鄆人之子知禮乎入

太廟每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太廟周公廟孔子父名紘字叔梁為鄆邑

大夫鄆人之子蓋輕夫子之辭也

此以見夫子雖知禮而一出之恭敬也入太廟者

相禘祭也禘祭至重故未敢以其所素諳而忽之

每遇一事施舍必先審問之掌禮者然後從其事

所以慎重且不失恭敬也是以夫子曰是禮也

○子曰射不主皮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儀禮記云禮射不主

皮主皮之射者勝者又射不勝者降元敖繼公以為  
禮射謂鄉射與大射燕射之類是也禮射則張皮侯  
若采侯與獸侯而加正鵠焉主皮之射則不用正鵠  
但欲射中其皮耳此皮與所謂皮侯者不同蓋以中  
甲之草為之周官云射甲草樂記云貫草之射皆指  
此而言也中甲之草犀兕若牛之皮也其為物堅厚  
惟強有力者乃能貫之故禮射則不主皮為力不同  
科也勝者言又射不勝者言降文互見也主皮之射  
以又射與不射示榮辱亦異於禮射者也今按敖氏  
之說略辨禮射與主皮之別盡矣但其強有力之說  
未當矣愿答嘗問此章於三宅元獻先生先生引聘  
義以答之庶得其要旨者聘義曰聘射之禮至大禮  
也質明而始行事日幾中而後禮成非強有力者弗  
能行也故強有力者將以行禮也酒清人渴而不敢  
飲也肉乾人饑而不敢食也日莫人倦齊莊正齊而  
不敢解惰以成禮節以正君臣以親父子以和長幼  
此衆人之所難而君子行之故謂之有行有行之謂  
有義有義之謂勇敢又曰故勇敢強有力者天下無  
事則用之於禮義天下有事則用之於戰勝元獻先  
生以為此即力不同科之說也今按科者列格設程



言言終角  
以分物而約  
乏者之名也

此蓋編者欲見夫子於恭儉讓用其力之義故又  
置此也言禮射亦皆如宜主皮而使勝者又射然  
而不以然者禮射蓋用之於擇士之與於祭者可  
與於祭者而後可以統衆士為之將率之任即亦  
君子之所以貴其力也是以其所貴力者物雖云  
同而其科不同唯欲其用之禮上也是以不主皮  
也古之道者蓋為其事稍似與今人所擬思不相  
類者故重言以別之也與於祭與與祭不同與於祭謂其人與其祭禮之事也與祭謂其身與祭其神也不可混焉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周禮春官太史職頒告朔于邦國何休曰禮諸侯受十二月朔政于天子藏于太祖廟每月朔朝廟使大夫南面奉天子命君北面而受之比時使有司先告朔謹之至此所云餼羊者餼殺而未煮者以供奠于廟

此章以下乃多見夫子欲以禮正天下之志及其處當時濁俗之聖節焉而此章先見當時禮典廢缺已久也當時公久不行告朔之禮而有司猶供餼羊子貢蓋故言欲去之以見夫子意之所在者而夫子答辭云爾者蓋告朔之禮乃所以令諸侯之國月新其尊奉周室之心之設也魯久廢此禮



是以八佾歌雍而自安其僭故告朔之禮修則周可復尊而魯可復安此夫子所以愛其禮之旨也

○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為諂也盡禮謂每不敢節畧而盡以如禮制而以

事之也

此為下章作地也人臣事君固當以其禮而必欲盡禮則亦過於中矣是以人以為諂也蓋禮之用和為貴而禮文之所設者因以見其節之所在者也是故苟無所踰其節則不必盡之可也

○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此乃更見唯人君不可不以禮也定公之問欲聞君臣各宜之分而以施之於其用也君使臣不以禮則或使小臣如太臣太臣如小臣若是則上下之分亂而嫌疑紛生焉故曰君使臣以禮也臣之事君但以其不奉之以中心之誠為其患苟能奉之以其中心之誠則臣節之宜盡於此矣故曰臣事君以忠也雖然君亦不可無以忠臣亦不可無以禮但非其太節之所在是以夫子答以此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關雎詩周南首篇詩各樂音洛解見

前淫者當止而尚貪愛之稱也哀者思物之將失其所之稱傷者其心有所著而其氣難奪轉之稱也



烈士哀時俗之衰壞甚則或因思亂不則遁隱此  
 乃見夫子雖哀時俗之衰壞而亦未嘗至傷之義  
 也夫子特說關雎者凡詩三百君子之所學以為  
 其德之則而周召二南又實居篇首為之起基而  
 關雎又為二南之大始則其義之於君子最至重  
 是以特說之也關雎求命於內而鐘鼓樂之故曰  
 樂也凡人其樂之所在必有其物而樂於物則必  
 淫焉而如關雎其樂在所求之而尚未有定其物  
 故曰不淫也關雎曰窈窕而求之乃哀之也陳風  
 澤陂篇有言有美一人傷如之何寤寐無為涕泗

滂沱據此傷者思而甚則寤寐無為者也如關雎  
 則不然求之不得寤寐思服而至以琴瑟友之鐘  
 鼓樂之是不傷也夫子樂周道而知其所非是不  
 淫也雖哀時俗而未嘗至自廢以思之是不傷也  
 其已不傷是以亦不以失言於人也矣

○哀公問社于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  
 栢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  
 不諫既往不咎

宰我字子我魯人社人君所主故張侯論作主字亦當以社字說之或以  
 虞主練主之主解之者非是蓋虞主練主竟不當有  
 使民戰栗之說也松容也栢迫也毛奇齡曰宰我以  
 為社有名而義在其中古凡立社各樹其土所宜木  
 以為名如樹松曰松社樹栗曰栗社一如後之名櫟



社粉榆社者乃其義即在乎此如周名栗社則其義以戰栗為名謂人君不可不使民不畏威也成事謂事義雖未善而已成不可易者也遂事謂事義雖未善而必遂而不可止者也既往謂雖追咎之無益者也此三言蓋古語而夫子引之以為言也

此章亦君子於時政不可者慎閉不言之義以與不言禘之說相發且明夫子雖於周禮亦有所不欲言之者也即亦是哀而不傷也哀公問社事於宰我而宰我之對舉夏殷周三代之異其社而獨於周人言其用粟之義者其微意蓋在欲哀公立威以收其已成之權者也然魯公室之衰其來已久矣則其言之為咎既往矣且非哀公所能為則

又是成事遂事矣是以夫子言譏之矣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儉乎曰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曰然則管仲知禮乎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為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管仲字夷吾齊人尊周室糾合諸侯匡天下者也器者就其所受於道之量而以稱之也三歸舊說多以為諸侯娶三姓女大夫娶一姓女是為禮而管仲娶三姓女故曰三歸然如其說則直是僭者耳夫子不直以儉不儉言之也且夫子不言管仲而曰管氏則三歸明是其家政之事也以是思之蓋管仲之家於其家政分闡內外與采邑之事為三局各別其事之所歸故稱曰有三歸也立統分局各有職掌以辨治其事謂之官攝者朱熹曰兼也官事不攝者家臣不能具官一人常兼數事管仲不然皆言其侈者是也樹塞門者立牆



當門以自蔽也及坵有數說一曰獻酬畢反爵于其上二曰外向室也今按坵又有房中之坵乃于室中為土坵以度食者又有堂隅之坵乃謂堂角也故通雅曰凡壘土甃成臺可度物者皆謂之坵今以通雅所言推之則反坵當從反爵之說為是矣

此章以見夫子之所志也管仲佐桓公一匡天下夫子謂其功大矣故議其器之小也小哉者謂其非受大道之器也或人見孔子小之而意以為管仲嘗於周受下卿之禮者是或可謂之儉而夫子所為小者以此謂者也是以問曰儉乎夫子因舉管氏之家有三歸官事不攝以證其不儉曰焉得儉者言其事如此豈得名儉乎問者已得是答而

粗知其大旨然未敢自定其然也故更又反問曰然則知禮乎蓋疑難謂不知禮者也夫子因又舉管氏樹塞門有反坵之兩事以証其僭唯此僭邦君之一事而可以斷其不知禮則禮之尚儉者其義又益見於此矣然則夫子之小管仲者亦唯以其肆然不以禮行其身謂之者而夫子之所以作斯言者乃亦以其常有欲以禮齊治天下之大志故發之於管仲也

○子語魯大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大師樂官名翕合也純不雜也皦明也繹者不



斷也成者成其曲一闕也

此章見夫子能達知樂本而以能言其義也夫子精達於樂教之旨矣而太師善治音奏者矣夫子因其節奏之有常度遂推之其所教之旨而以發之故曰樂其可知也言古人於樂寓其教之旨其可推以準知也始作翕如也者蓋樂初奏摠詩商頌那篇所言鞀鼓淵淵嘒嘒管聲既和且平依我磬聲則始作者鼓與管也然鼓音節奏而已唯管聲徐緩作之以翕引琴瑟笙簫諸聲使之易為轉合所謂翕如也從之者乃謂琴瑟笙簫諸器之聲

皆相從之也純如者謂既相和成不雜亂越逸如出一音也以下乃以作從合言之也皦如者謂曲度分明也繹如者謂既其先後本末相銜而來爽如貫珠不斷也以成者言凡諸樂曲皆以若此者成其樂一闕也夫子所言之者蓋以喻人之學詩樂者亦始勉強從之與之成純如既而其文皦如乎于心其義繹如乎于思則其德成焉是其聲之象與其德之化相類似者矣故曰可知也樂教之事余別有論著其略見于名疇樂名下

○儀封人請見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



也從者見之出曰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為木鐸儀衛邊邑各封人掌封也中士為之衛侯國當是下士為之也君子大夫尊稱也夫子嘗為魯大夫也三子語夫子之從者也喪謂失位也木鐸金口木舌書胤徒曰每歲孟春道人以木鐸狗于路又檀弓曰既卒哭宰夫執木鐸以命于宮曰舍故而諱新處此則鄭玄所云古者將有新令必奮木鐸者得之矣

前三章述夫子論禮樂之超越且以見其有欲以正天下之志故今以此章木鐸之喻相接承以作之總收也儀封人見夫子并載其請見之辭者以解其得見夫子之故且以見與夫子見時得交言而出也出曰三子何患於喪乎者蓋諸弟子從

夫子行者或有患夫子失其位者故云爾也封人稱夫子之言以天為言者蓋言夫子天縱而將改修三代禮樂故天使其人以狗之天下四方也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韶舜樂書所云簫韶九成者是也武大武乃周武王樂其詳見於樂記愚又按韶樂之凶雖已久矣然今旁徵諸書則其制作之槩猶有可得其彷彿者書帝典舜命夔作樂曰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愿而恭剛而無虐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此即韶樂建德之大旨也又帝典夔夔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儀以此等文推之則韶樂之詩其所言蓋有招祭祖考致四方來朝卒及草木禽獸感享翔集之義故名韶也韶蓋與招音近山海經作九招可證因思後世楚大夫屈原宋玉九歌九辨已徵夏啓九章又倣大章則彼所謂招魂者豈得非韶樂之遺風乎且



韶樂固齊人之所傳而齊樂更有徵招角招是或摸  
舜韶之聲故亦命以招之名則余所言招魂是舜韶  
之遺風者其說或當不誣矣又表記所云君天下生  
無私死不厚其子子民如父母有懼懼之愛有忠利  
之教親而尊安而敬威而愛富而有禮惠而能散其  
君子尊仁畏義耻費輕實忠而不犯義而順文而有  
辨之類亦恐因韶樂有是義言之者也

此章專以與前木鐸之義相應且見夫子於樂亦  
有所擇也韶舜樂天子之時其樂尚傳而此乃夫  
子與武比較以論其制作之優劣者也但就其迹  
論之故以盡不盡言之曰不盡者猶言有善而未  
盡之也美以所觀其德言善以其道所教言武未  
盡善者蓋樂記所云聲淫及商者是也

○子曰居上不寬為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

哉居上謂其位居於下之所仰事蓋如大夫君子率  
庶役衆為之首領之事皆是也寬者優容於物也  
為禮者謂采禮物而行之其身也敬解見前臨喪者  
謂人之喪事也按古人好學以成俗如孔子使人觀  
必子賤為政及孔子往觀吳季札之  
葬孔子之喪人來觀者並皆是也

此章結八佾首篇所為要禮之儉喪之哀而其觀  
字又與前不欲觀禘相應言居上位者其宜當以  
寬容衆而今不能寬乃亦不可使衆者而其本亦  
自侈而不儉故也身儉以執禮則必敬今不敬者  
亦以其不儉故也故寬之與敬名似各別實由一  
揆乃儉是也臨喪者其身親戚若朋友有喪而已



身臨之誠亦可為之哀戚也今或不然則是為徒  
 有主而無本有外而無內者矣凡君子之觀於政  
 禮若喪者欲以觀於其實者耳如夫不寬不敬不  
 哀者則其本實已無矣不足觀耳故曰何以觀之  
 哉言更有所欲以觀者乎蓋其餘則無所有而  
 不足觀之也

里仁第四

此篇承於前云人而不仁而首論仁次及君子  
 之道道者即仁義是也故次又論義利之義之  
 反也故又論利之多怨與君子禮讓相反次論

禮讓之所由出次復論孝蓋立仁之本也次論  
 德蓋仁孝皆歸焉凡二十六章

○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知民所從之地而  
其中曰里里程之里邑里之里皆是此義而此則稱  
所處身其德之地位曰里而此亦本於詩小雅十月  
之交第八章悠悠我里亦孔之痲而以稱之者也當  
民之所受其德而以身處焉者之謂仁擇者閱於多  
而取其可之稱此所擇者蓋擇義之善者也擇而處  
之是為仁矣處者謂置其身也

夫仁之為德至大矣孔門之所教文行忠信要其  
 歸亦仁也已編論語者其微旨之所在亦唯專在  
 此一字上而次第編列之間每遇此一字斟酌之  
 意極其深矣蓋學而篇有孝弟章以明仁之本八



循篇言不仁者，不能用禮樂，乃知禮樂是仁德之  
 用也。於是又知所謂不欲觀者，與何以觀之者，其  
 意亦唯專屬其仁與不仁矣。蓋居上之寬，即體仁  
 之器，為禮之敬，即依仁之守，臨喪之哀，即親仁之  
 情矣。於是始入里仁篇，則所謂思已過半矣。學者  
 須反覆詳究是義焉。里仁為美，言民之所處其身  
 之地位，其別亦多，而唯仁之里最為美。是以士之  
 講德者，擇則必取仁，然如其口言之，而身不能遂  
 處之者，亦徒傲入以弄其口舌者爾。若是者，乃其  
 知不足言，故未得謂之為知也。知解更詳後章。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仁者

安仁，知者利仁。久者淹，不替其初之稱也。約者縮定，

之所而循承以成形者之稱也。仁者，人也。人不依  
仁則其道必窮矣。知者知之之故。利仁，其義之詳。見名  
部疇仁。

凡仁之為德，本於愛，行於義，成於勇者也。君子志  
 以求之，知以依之，安以處之，不以身處之，則仁不  
 可得行。是故身之處與不，乃仁不仁之所以決。是  
 此與前章以處言之，所以列篇首之旨也。不仁者  
 以利己身，縱已欲為行，而約與之反，而仁者至或  
 殺身成仁矣。是故身不能久處約，則仁不可得行。



矣。君子之為仁，乃人中心之所必樂之者也。而不仁者，行不知本於心，而本於利身故不可以長處樂矣。利仁者言其人以仁為便利於己，而以行之也。其德成於仁而行者，謂之仁者。其心喻於義而行者，謂之知者。是二者之分也。

○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

此章明仁者乃居天下之正者也。蓋常人處世應事接物，常牽於嗜欲，溺於視聽，乃不血氣擾之，則名利塞之，而其所好惡於人靡有可常焉矣。仁者之守在乎約，則雖血氣名利不能擾塞之，是以道

之所當好，則君子能好之；所當惡，則君子能惡之。然此甚難為之事，非常人所可及者。故曰：唯仁者能也。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

此章言人苟志於仁矣，則其行無為。君子所惡也，所以然者，蓋君子之所履，即亦小人之所視，未有殊異於小人之所視，別為其仁者也。故雖小人能自反省懲改，以置志於夫所視者，而以行之，即亦君子之人爾。其無惡者，不亦宜乎。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以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







即亦詩關雎寤寐求之之旨而編者之意則又因以別夫欲惡與好惡之分矣

○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尚之惡不仁者其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上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不仁者者謂其人之謂為不仁之行也不使加乎其身上言惡之不取其行也加乎其身上者蓋淫而縹磨而磷者之類即是也一日者期他日有事之日之辭也一日克己復禮之一日及易文言傳曰可見之行者其旨並同

此章始見君子之所好惡唯在仁不仁而以發前好人惡人之旨至後又言用力於仁之事非甚難

也我未見者以下文將言世又別有彼一種不可識之於其平常之人故先自限於其身以作之辭也好仁者無以尚之以下專又欲明其曰未見惡不仁者之旨故重複舉之也其為仁矣者言其人有或為仁行也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上者即自釋其曰其為仁之義也惡不仁而不取其行則其所取行者在於仁可知矣故曰其為仁矣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更於其惡不仁者之上假又設其言志之辭以言也言世儻有能立其志而曰我必當有事之一日用吾力於仁矣乎蓋我未見有



入而其力不足為之者則世其有斯人者必矣唯我未之見也故未得謂之為無有也

○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黨即君子不黨

之黨下過字即以其黨言乃亦累倍之

為仁本於心之用故非可遽見以知之其人者此乃前章所以見未見言之之旨而其義則猶隱微故復發此也過各於其黨者蓋人常與其黨相交之時親欵易狎而檢制動失焉即是過也則其造次之度顛沛之守之失與不失於是皆不可得掩矣故曰觀過斯知仁矣是夫子之所以於仁言其

見未見者矣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事所已相因藉稱之曰夕與只日晚者異

此蓋本於易文言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者夕亦以

此章言用其力於仁者也但彼章言有事之一日此則言學者宜當於平日亦有是志是為其異然其用力之趣則同故編在此也言人或有於道起必行之念而曰如朝聞之則即日必行之矣雖或因至以其勞疲而夕死吾亦不顧而以冀進取之者矣如若此則可謂志於仁也

○子曰士志於道而耻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



士誠志於道則死且有所不避死生且然况於惡  
 衣食之以見於人者何耻之有慊慊乎此者蓋其  
 志在外者也其志在外者正與彼道相反矣故其  
 行如此者雖其言曰志於道而實亦未曾有志者  
 也耳矣是以未足與其人共議仁道也此章又與  
 前久處約者其義相應矣學者須詳復玩味焉

○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謂其  
意以身之著於此為得所也莫者以當行之法與之  
相違而以居者之稱也無適者言君子者無若云得  
聞樂則適若云得見色則適等之事也無莫者  
無若云樂則莫聽若云色則莫視等之事也

此章言君子之於天下者正前章好惡之餘也言

從衆人視君子之於天下之事也其必有謂之以  
 為無適無莫也義之與比者乃釋上之辭言其所  
 以然者君子唯以仁為其所處之居止以義為其  
 所行之準率而常與之相比故也此即又前章富  
 貴貧賤不以其道不去就之義蓋道從內言之則  
 仁從外言之則義合而言之則道易說卦傳云立  
 人之道曰仁與義即是也

○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懷  
著其物於心而莫之去之稱也德解見前上者所置  
已以安止其中者之稱也刑者範其所出於此而  
以使有受成之名也而此刑猶刑於文王刑於寡妻  
之刑而君子之懷即亦是造次顛沛於此者是也惠



言言糸角 卷之二  
者我慮彼徃之或難濟而  
爲之有所施之名也

此章以見君子義之與比之實也言君子之所懷  
與小人異蓋士者小人之所以安其身是以懷焉  
而德者君子之所以安其心其懷焉猶如小人之  
懷土也惠者小人之所以得沾其恩澤是以懷焉  
而刑者君子之所以得儀其法則其懷焉猶如小  
人之懷惠也亦唯以君子之行義之與比小人之  
懷徒思利身故也雖然均之同一懷字也易其所  
懷之物則小人亦可以入於君子之域矣是乃夫  
子之所以就一懷字分辨君子小人之旨也

○子曰放利而行多怨弗遏而縱從  
徃之謂放

此章乃懷惠之應也放於利而行者言唯見其可  
利於己之事不復顧思省察而直行之也多怨者  
言如此則利獨歸於己而受其害者必多而皆怨  
皆怨則禍咎從之也

○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爲國如  
禮何

以禮讓爲國者德刑之化民者而與放於利而行  
者相反故復編以此也能以禮讓爲國者謂身能  
行禮讓而以令其國民興於禮讓也何有者言可



無議也。不能以禮讓為國者，謂外以其禮，而內實主於利。民不服化者也。如禮何者？言無所用其禮也。

也。○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為可知也。

此君子之所必尚禮讓之旨之所關，而夫子此言乃又因君子之義推之以論士之所當為務之宜者也。蓋夫士率多以其道不得行，故患無位以名不得達於上，故患人莫己知。然苟無其實者，亦徒患矣。是故唯有君子之德者，可以立於位，有德之

實者，人必知之焉。而君子之德之實者，祇亦禮讓見之矣。是故所以立與可求為人知者，讓德也已。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其人而舉其所當事之辭呼其人名之下必用之。晉語癡乎執乎可併考。貫之習貫之也。唯者欽承其命之聲也。忠解見前。恕者揆彼情以準此情之名也。忠為其體，恕為其用，要歸於一義，故稱曰一也。

此其義與前章不患無位，患所以立者相類似者，故錄于茲也。參乎之語言，汝參於吾道能執夫一者，習貫之乎？曰唯者，曾子欽承其訓也。夫子既與曾子言畢，而出其室，而門人之在室者，不知所謂



一者何之謂也而問之曾子曾子曰夫子之道雖大而廣矣然要之其義亦不過使人為其忠恕也乃其教具之所設詩書禮樂其學之者亦當理其文義以忠恕之德而以習貫則庶以得合于博文約禮之旨故曰忠恕而已矣蓋孔門之教要歸於仁而仁由於知知由於義忠恕者又所以喻於義者也編者之錄之者乃亦勸愚所以立之意矣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喻者內之以通其旨之稱也

言同一事也而其利之可在必又有義君子以忠恕故所喻者於其義小人以不忠恕故所喻者於

其利然則忠恕與不者君子小人之所以異其德之本與

○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思齊二字本於詩大

雅思

此乃求為可知之法也蓋見人之賢而謂之賢矣是知於人也於是思與之齊焉則求為可知者矣見人之不賢而謂之不賢矣於是內自省以除與之同其行者亦求為可知之方也

○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幾者動之微兆之先見者也幾諫者謂其將發之前察知之而以諫也敬不違者謂自欲其不違而敬其



事也勞者謂為父母執役而勞也

此以下四章以孝與前四懷相應以言之者而亦乃孝弟為仁之本之旨矣凡幾諫者皆諷而諫也諷諫者其納之與否唯可視而察之而不可聽而知者故曰見志不從也又敬不違者蓋子心明知其不可則或似不宜從之者故曰又以示其當必從也不違者不違其志也事不可而又為之勞則怨心易生而今以敬不違之心處之則可以不怨焉矣詩云忘我大德思我小怨孝子之行與此反矣故此即懷德之事也德即父祖於子孫之良心

是也又貴幾諫者欲其莫失和氣也

○子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

遊者謂為客適他邦而居也

此章為前有小人懷土之章發之以見為人子者之事則不可與彼一例論也不遠遊者蓋古語謂不越數邦而遊也遊必有方者乃夫子之語言若不遠遊則每一邦必設其所憑依而後行蓋欲使父母有事召之有所方之也故為人子者之事有迹類懷土而情非懷土者乃不遠遊者是也

○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先儒云此復出而逸其年

今按此雖復出然其實編者之意以此與君子懷



刑之義相應者故亡其前二句者非脫文也編者以其事與前懷刑之義不相涉故去之也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此又言為人子者於其父母之惠當自知其懷惠也一則以喜者言父母之年尚未至高則其惠尚得久之也一則以懼者言父母之年已老則懼其惠不得長也故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喜懼之情自動不容已則自知其懷惠矣自知其懷惠則思報之情生焉以上四章並皆一懷字之事即君子之德所由基者而此章之旨更及人性之自然者矣

矣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之字直指言字者躬與身

不同躬以其身中有所懷持言故古又有虛躬之字身以其用言逮者物以其體相追以及之也

此章以下並主內自省之文以作編次也言古人雖知之而言之不出者蓋以為他日躬行不逮則耻莫大焉故也

○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以約者言自處其身以約也失之者謂失道也處身以約則言顧行行顧言故失之者鮮矣

○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訥者欲言而自中省而止也



此括言前二章之意者言易過故欲訥而訥亦約矣以約則敏於行矣其義已詳前數章矣

○子曰德不孤必有隣

此為人或恐其不言則難見知而言之也德者即君子訥言敏行之德也言德不孤立而必有為其隣以知之者也蓋庸德者天下之所共之者故苟信而行之者人必感起焉不復待言也

○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

數者數於一事也

此乃言多言之有害也數者謂不自省而發尋數變易也言若斯者事君則因被其罪而辱焉與朋

友交則因生怨隙而疏間焉蓋編此篇者以此言居其最末者以結全篇之意而欲以使學者戒其言而歸於約也



